

增訂

脈學演講詞
內經脈學鳥瞰

脈學林取書

吳門姚心源題

出	版	總	署
圖	書	館	章
版	本	第	一

中	華	人	民
政	府	出	版
總	醫	書	館
館	藏	書	章

第一集

MG
R241.1
4

脈學叢書第一集目錄

脈學叢書發刊詞

脈學叢書序一

脈學叢書序二

三部脈學上海演講詞

三部脈學蘇州演講詞

中國三部脈法敘義

素問脈學鳥瞰

靈樞脈學鳥瞰

脈學叢書目錄

一



3 1773 6427 4

脈學叢書發刊詞

問傷寒論中所載，沉淪垂二千年矣，非吾創也，亦非吾好專而爲之也，將以復古之真，毒俗之偽，亦有所發而發之，所謂毒俗之偽者，甚矣。唐宋以來，皆尙一部診脈，（卽六部脈）已失內經比擬原旨，蓋三物分三關，卽欲比擬從何比起，茲者余得其會，於素問傷寒論中，揭其秘奧，照告世人，而張君子英得身先作則以爲倡，並成立脈學研究會，將見鸞鳴相示，臺研相會，孔子曰德不孤，必有鄰，余蓋欲觀其後效焉。心源

脈學叢書序一

中醫治病，探索病理，判斷症候，悉以診脈爲標準，所以前古醫家，皆以方脈稱能，而有脈不款人之語，屢讀華陀其尤著也，但自唐宋迄今，專憑手部一條線脈，意測臆斷，不知診察周身之脈，脈法自此而不完善，唐王微所謂半寸口，何病能中，王叔和序仲景傷寒論，所謂觀今之醫，持肘不及脈，按手不及足，入迎對陽三部不參，書脈法之傳得傳失，不自今日始也，卽考諸近代所尙之生理解剖，以人體全部皆有動脈，則專診手腕一部之脈，似非通議，章太炎氏韋氏韋氏先後亦因致疑也，自吳門姚心源氏主張恢復漢心張仲景三部脈法，取寸口（手部脈）入迎（頸部脈）附陽（足部脈）三部比較診脈，在上海蘇州等處講學，並刊送脈學復古一書後，各醫雜誌竟相轉載，全國醫界多熱烈贊許，復經中央國醫館及衛生署予以嘉批，中醫診斷上已發見曙光，予草夙志改進醫務學術，主編衛生醫誌有年矣，不覺怦然動乎中，斯夕研究，稍有心得，因此發刊籌備中國脈學研究會，以促進脈學改良計，開始實行三部脈法診病，匪惟收以身作則之效，亦開脈學復古之先河，而臨牀實驗所得，及研究之結晶，將公布於世，以冀海內賢達，共資琢磨，簡達精而求精，妥有脈學發復之輯，具爲序。

民國二十六年六月

古越張子英謹識

脈學叢書序二

余自民國二十六年至滬發覺六部脈法，（卽一手分寸關尺二手分爲六部之脈法），而開始三部脈法診斷，自於去年六月，創辦中國脈學研究會，七月，出版脈學叢書第一集，學術工作，爾後開展，而七七年變，一三事變起，風雨飄搖，陸然僑居滬東停頓，是年冬月，避居長沙，除以三部脈法診病外，中國脈學研究會，仍擬遷滬工作，次年警報頻傳，一日數驚，冬初，倭寇變本加厲，侵犯長沙，而遭大火，幸遷避至湘中之安化縣煙溪市，除三三脈法診病以外，僻處山隅，孤掌難鳴，脈學會從此停辦，無復工作矣，二十八年冬，煙溪被炸，全市化爲灰燼，復由辰谿而至沅陵，亦以警報頻仍，生活不安定，擬從進工作，今年蒙老友趙龍洲先生相邀來柳，繼由譚允中先生熱心提倡醫藥，合作創刊復興醫藥雜誌，自出版以來，謬荷各界贊許，訂戶非常踴躍，復向余函購脈學叢書，如雪片飛來，乃該書所有有限，早已不脛而走，銷售一空，亦以無法應付，乃作再版之舉，然本書內容，原係姚心源先生在上海廣州演說詞，用洋報紙漢文正楷四號字排印，字數不甚多，若爲目前節省經濟起見，用新五號字排印，則內容更感稀少，因思研究脈學，必以素問靈樞脈學爲基礎，否則有望洋興嘆之感，爰於是書，增入素問脈學鳥瞰，靈樞脈學鳥瞰二篇，以充實內容，使研究者知所滄梁，但內經文理字句深奧，讀者或有不明瞭之處，須參考馬元台張隱庵合註素問靈樞，其註中，雖有誤解之處，亦可稍釋疑感，不無裨益耳，再於第二集中，擬編輯仲景脈學鳥瞰，再合近代生理解剖學說，與數年來臨牀所得經驗，總合起來，編成一部科學的脈法，則脈學之整理可告完成，誠爲中醫診斷學上之大進步，幸乞高明者，進而教之，實所厚望也。

民國三十年七月

古越張子英序於柳州潭中路之志室

三部脈學上海演講詞

講者姚心源

紀錄

陳其昌
徐炳麟
朱建伯

講址 上海復飛路佛化醫院

講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

首述脈的質料，脈的方位，以及脈的動態，脈就是人身內經絡，維繫在筋肉的，名曰經，網絡在臟器上的，名曰絡。

脈的質料，是一種肌肉細胞，其組織具體，是一件引而長的東西，肉中包含着不少的血液，因為人身適當的溫度，得到血脈細胞的流動，這流動是根據溫度的熱力，就叫脈動力。

細胞是外國的譯名，素問上就叫橈基，母基父植，所以就就胎孕養育的功能，於此，我知道橈基字就是代表細胞的鹽基體，橈字就是代表細胞的加殺物。

脈動力的方向，與天運地周，却有相當的階序，牽其一微塵的血脈，他的動向，是左右旋轉，互相矛盾的，因微積引而長，也是循環的。一如佛說，所謂大輪小迴，生生不息的樣子。

所和中國醫學上，將脈動力的名詞，代之曰氣，溫煦成動的源因，就是呼吸系的功動，氣又名曰衝，衝的說謂氣，是保衛的物質，所以中國醫學上，將脈物質的名詞，代之曰血，「不作血」，適然是悠帶前因，就是營養系的功動。五臟名醫，亦作榮，榮的意義出自，是榮養營養脈，而使脈動力得與脈物質相平衡，不致感其窒礙。

漢帝以師兵爲醫術，將居醫中謀醫也。兵守外衛防護也，脈理上代其名曰營衛，乃靈樞的。氣血營衛，所以爲流絡環流的工作，大動脈的出發點，就是心房，心本是一身的主宰，所以道家等透緊要的事，常能心血空瀾，這心血空瀾的一句話，換言之，不過忽然思潮勃發而已，並沒有什麼特別，因爲心血共密之後，血系皆聚拱於腦，與興然的心思，便油然而發出。

只要看字書上的思字，上從囟，下從心，竟爲必心血沖腦，或腦氣貫心，然後得有心思。

脈運件東西，本來是混然一元，天衣無縫，皆因爲醫學需要的切解，於是不得不割裂時代，而割裂部位上的紀號。

一 中樞神經，此名曰本。

二 末梢神經，此名曰標。

所以治病必求其本，以及急則先治其標，凡醫學上定例，選國爲中古時代，宿衛鍼灸，引用此標本二字，可以使醫者根據此二字，分別在曰樞，或末梢神經選上設鍼或灸，乃今之湯液醫生，亦借用其詞也。

三 脈行人身之背，名曰陽

四 脈行人身之胸腹，名曰陰。

陰陽是相對的，我在脈學復古上，已說過，比如圓一圓形，比先中設一齊，一邊由上下，一邊由下上，人的血行，既曰循環，當然亦不能例外此規定。

從腹上納齊，經過合窠，上脊、背、至脊、至脊、此陽脈也，從腹上的齊納腹，經胸、至喉竅，此陰

臍也，所以金丹護臍，臍常有餘，陰常不足。臍身說明其經流處方，二是抽象的，是實際的，就是敦元御治醫，專重肚臍一塊地方，去其道士醫學的題目，亦未嘗不無深卷在斯，不可厚非。

我以疑心中國醫學習常的診脈，專在肘口上用三個指頭，憑着醫生的精思意念。來細斷他在何臟何腑，居然分出二十七個名詞，甲既斷之浮，乙且繼之曰沈，毫無標準，病家醫家用絲取舍，幾乎在莫測高深之間，這專憑肘口診斷，是不能確測病之所當，然皆論莫如深，又為一種問題也。

乃於素問經稱平脈證言之上，曾求所得，並加考證之後，纔知道脈經古義於今不傳，當時設立脈學，使診病者得於浮沈這數之上，辨別鏡微之宜，或收氣，或射血。

浮是神經充血，沈是神經貧血，還是五至以下，為息數不足，數是五至以上，為息數有餘。這就是辨別其盛衰虛實之跡，不致誤更其虛，實更其虛，盛更其盛，衰更其衰，蓋虛衰而又射血，盛實而又致氣，皆該察上太息者也，充虛貧血，並不是國醫固有名詞，亦何嘗淺於譯名耶。

還為寒，寒、國醫代表結核性，結核性，國醫固有名詞，曰寒乃寒，數為熱，熱、國醫代表化濃性，化濃性國醫固有名詞，曰瀉而瀉。

脈之所以浮，所以沈，當然亦有病緣，病人說風邪所襲則為浮，春瀆著久則為沈，書說風襲而邪則為浮，水著血毒則為沈。

醫學上邪毒兩字，最要認明，邪並不是天地間另有一種邪氣，風襲之後，使得神經歪邪，即葉天士所謂溫邪上受首先犯肺是也，傷寒所謂太陽之為病，其浮脈是也，太陽的名詞，是指脈的部位言，並不是抽象的，所以為病二字之後，繼一其字，其即指太陽部位而言。

我所需要的三部脈學，是那三部的方位。

肘部在手腕，腳部在足踝，關部在頸，食管旁所通神經之處，曰入迎，氣管旁所通神經之處，曰氣口，氣口盛而肘亦盛，所以內經有氣口成寸之說。

入迎堅強，足部之脈亦必盛強，大動脈無不在氣口入迎經過，在中樞神經總攬呼吸與營養兩大職司者，就是此氣口入迎兩脈。

所以自殺之人，將氣食管斷割，尚可活而愈，使傷其神經之處，決不能連環而復生。

上所講太陽狂人身的方位，就是腳踝上脈，因為腳踝的脈，其常態是沈的時候爲多，變其常態而浮矣，然必惡寒。

肘口脈浮的時候爲多，浮弱則容易發熱，肘口脈亦曰太陰脈，太陽脈浮，所以惡寒的原理，等到第三天内講到脈弱比較，自發和被發，「即感應」的時候，自能明瞭。

自從包攬連人以來，人就不能不火食，又達到天冷的時候，難免不煨火取暖，火的性格是極烈非常，人在呼吸的時候，因空氣的變動，得到燥的過敏刺激，那就渾亂了神經體系，葉天士所謂首先犯肺，喻嘉言所以有清燥救肺之法，他們逐程研究，和我現在研究的脈法，正堪相參考。

人身內臟器時配置，互有一定規常和方位，有人於此，其神經先已擾亂，勢必妨礙鄰近，依次傳染，這就叫感應。

神經的歪斜，其方向有懸而高，支而急的變動。

人又不能廢水，水飲之，水沐之，常習常忘，未嘗以爲不利，能載舟者必能覆舟，一反掌間也，

瀆於皮膚，寄於胃底，久而氣鬱蒸騰乃作，其絡由於密留此不能消化之水氣，或且不能排洩而出，代謝妨礙，神經中雖然多不了不需要的物質，血脈形似稀薄，色素不振，一比如一杯濃茶，和以二分之水，茶量雖然如此，而水則有三分，質與量不能相孚，我不妨取一點血，加二倍之水和之，其血必變爲黃色，這就叫血毒，亦名曰蓄水，神經蓄水之後，臟器亦不能安，因其力難支，臟器乃有偏傾之患，或注實而下陷，或脫位爭軋等變動。

所以凡有神經歪斜之因者，其進程卽爲臟腑偏傾。

所以凡有體弱偏傾之因者，其進程卽爲神經歪斜。

對於脈象上的名詞，中樞神經名曰喘，末梢神經名曰厥，厥、陰陽氣不銜相承接，喘、少氣不足以報息，喘是遲，厥是沈。

靜脈之外，尚有靜脈，靜脈國醫名詞曰原，十二經各置一原，所謂原，東名曰腺，如甲狀腺，噴嚏腺，涎腺，生殖腺，攝護腺，卽是。

攝護腺，國醫名詞曰陰，以膀胱器者也。

靜脈中所藏津液，非不動也，徐徐而動，乃其徐徐變成急急，靜脈變動，皆病態矣。

三部脈以手脈爲最不注重，以足脈爲最注重，以關脈爲最注意，因爲手脈猶樹之枝，足脈爲樹之根，關脈猶樹之幹，根存則枝尚可生，幹存則根有可託，鄙人才力淺薄，拙於口才，有言不能達其意之處，今日元且，諸君能利用光陰，破工夫，臨此法會，我個人非常感激，對事業進展，又非常慶幸，此項發表，實與閉門造車，摸索於黑暗之中，忽見螢火之中，尙未大明，必須諸君加以考慮，共圖

勢力，大地上澤盪照耀，不識高家稱佛。

昨日所講者，乃從脈質料脈方位脈動態三項，說到三部診斷浮沈遲數四名詞以及靜脈變動等各項，今日乃係講演脈學上的價值，因為血脈中的檢討得到辦法，從標準認識上著想，並述寒熱滑澀諸獨比譬等名詞，連類及鄙人點點下的脈學歷史，以及改良脈學的動機，古人今人對於脈學非真傳，不下若干人氏，抱著懷疑，但是並沒有想出辦法來，解決此項問題，所以至今空談，每補每際，但是鄙人形同侏儒，志高憂仲，未定多路，未讀多書，居然不自量力，邀高朋益友，滿筵一堂，喜飲萬分，所謂不生其心，身不滅其心，不見所欲，使心不亂，鄙人既生此心，宏願未伸，見其可欲，誓當效誰所謂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」佛說，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之想，因之毅然決然破除環境上一切醫困，跡在頹沛濼離之際，未嘗有一口忘情於此脈學之革命，考中國醫學，開始於漢成帝時樓護字子卿，以神農黃帝醫藥諸書十萬言貢於朝，其書雖近人未曾見。光景近代的素問本經經書，定有一部份在內，其時因無板刻，就是抄寫，亦非民間常人所能辦到，吳國的呂博望，（名廣）他做了太醫正，將大內醫書，節損或為縑經，民間取其簡便，流傳似可較廣，還索問縑經書中講脈的學說，頗占一點勢力，這就是脈學的起發點，晉朝的王叔和（名暉）他更覺得治病診脈是需要的，特地做了一部脈經，唐顯慶的時候。因為饑寒來中國求文化，高祖就徵招了一個先代老儒甄權隨隱士，他老先生送信道家學說，將脈學整理一過，並參合了自己的私意，造成一部脈訣，蝦夷人取了去，奉若珍璧，可是我們中國時有內亂，一切名貴書籍，經過了幾次火災，蕩然無存，到宋朝，反而到蝦夷將甄權脈訣求回來，由陳孔穎疏正後發行，其時因有板刻，一紙風行，洛陽價貴，從此脈訣一書，龜世奉為圭臬，亦不問

理之通否，事之驗否，劉元賓張潔古李東垣等名詠，或相附帶，名家一言，似屬九鼎，何人敢有二言耶，從此脈之真偽，冥傳得者應失，脈訣之僞，人莫能知，知之而無辦法解決之，亦徒然長嘆而已，一直就到了兩下，並且有一種，以爲此係祖傳，能事已足，醫生只知道生意眼，只求營業如何，不問其專業之是否適合，還有一輩人因爲生活問題，亦無暇去講學術，孔夫子說，吾不試故藝，大概講學術的，必定需要優閒的環境，時非春秋，何從有養士之家，以致遲延到今日，天演競爭，進爲相對敵突，有非一人發心，羣爲倡和，則世上事，無人得矣，我故自我以倡，十年苦研，有骨硬欲吐於諸君之前，浮沈沈，據沈金慈氏方式，以爲可以舉按尋三字爲訣，確乎明論，一寒熱是體溫上的分別，無論攝氏華氏，其標準程度加高曰高熱，其標準程度減低曰低溫（卽是寒）有局部份或寒或熱，有全部份或寒或熱，局部份寒熱，此係外傷病，全部份寒熱，此係內傷病，寒，結積也，熱，化膿也，寒脈必遲，熱脈必數，更當明瞭皮膚之滑潤或枯燥，以別其滑瀉，滑者津液尙足，化膿爲多，滯者津液不足，結核爲多，比如癆病，必然皮膚枯燥，比如瘰癧病，必然皮膚滑潤，然有局部份之寒熱，或有局部份之滑瀉，或有局部份之遲數，或有局部份之浮沈，此名曰獨，使其全部均然，則名曰詭，詭者除諸沈諸寒諸熱諸滑諸瀉非可確斷其爲病外，諸數在仲景書上已列言爲內傷患病患矣，然諸之像，亦不可一例而論，應當再悉舌苔，此係葉氏所尙，大概舌黃在裏份，舌白在表份，舌綠已深陷，舌黑已深顯矣，所以此諸獨，得到比較，這就叫認識，是認識他的部位上極寒，或是自發，怕發病，大概其脈決可得到一部份的中性，所謂中性者，既非浮，又非沈，其他部份或沉或浮，此卽可以別其感應與自發也，我常深研道家的學問，並知道燒丹煉汞，決不是道家的正途，李耳道德經，道字作導引的導字

解，例如電機有導體，或導線，德字乃作重心當量線。（卽是平）淮南子云：道者物之所導也，德者性之扶也，我於是知脈的問題，亦無非因其導引於重心當量之上，而後悠悠然得以安常，反是，則病斯作矣，研究脈學，對於自發病，只要認準部位卽得，對於感應病，例如在上者未有不因於下，在左者未有不因於右，書上說肝陰強則萬邪息，脾陽弱則百病作，又如蔡天士治一人嘔吐，不治胃而治肺，用枇杷叶清肺燥，得以滋潤其神經，肝柔肺肅而胃自清也，人且以爲此係木尅土症，故天士得於其理爲治以愈之，不知正有淺理在耳，不必故示此玄妙以稱其能，明辨乎感應之跡，決非淺學者膚視皮相，乃可語也，然則衆生無盡，學業無涯，又安可不虛心向事，以求其進步耶，太上感應篇，以爲感應之道，如影隨形，空谷相響，頗有似也，喘卽躍，蹶卽竭，昨譚旣已別其爲少氣不足息，二氣不相接，係屬於中樞末稍之別矣，世上的人但知道喘病應用麻黃，不知喘並不是病，是脈的現象，仲景書在小青龍湯條下，以及金匱血痹條下，均列言喘病應忌麻黃，因爲旣認喘息，血痺其勢所然也，更以麻黃耗其血，乃遠其死，又附子，對於脈厥者，應有顧忌，因爲附子的效用，只管利動神經，獨除他痛的病患，痛是不通的後果，所除了脈痛病，附子是沒有效用的，旣認厥其兩端，附子只治腳冷的厥，決不能治手冷的厥，將來我因爲三部脈的成功，決計兼行努力於三焦病理，得到變質染色的治療方法，繼續貢獻世界，此項研究，尙未到成熟時期，恕不發表，喘疾之需要杏仁，以蠲水氣，厥疾之需要搖籃，以存津液，仲景早有明論，是在人神而明之，但是診斷人身上的脈；亦有不可一定的時候，比如吃煙的人，其脈每沉，吃酒的人，其脈每浮，其人因爲性交後，百脈緊張，却是非當時候的變態，決不能斷爲可壽，又如一個人在猝遇驚慌時候，其脈必亂，其人怒的時候，其脈必勁，或者

違涉持重，皆可變化其脈狀。經過一次變化，而未能恢復他的常度，這時候神經的靈敏不言可喻，所以內經上說，怒則氣上。驚則氣亂，皆可以致成臟腑傷傷的後果，是在水火為災之外，當另別以種種的誘因。

呼吸是調節天地氣化的，就是調節氣壓的，營養是調節人身氣立的，就是調節血壓的。

血壓不能調節，就是血毒，血壓不能調節，就是風邪。

脈的變動，實在比三端上發生，何現人身的抵抗力，其中於細胞的新陳代謝，即有新舊，必須排洩，人類屎尿各廢物，以及身上垢垢，牀幕下的塵埃，皆是廢棄的細胞，苟有居積，亦未嘗不足為病。

每天的人類，經過十餘時工作後，腦神經微血管爆裂，其數在二千餘條左右，必定需要經過六小時安眠，方始恢復，乃能重造，所以一個人每當不能安睡時，則在明日之大使，決計乾難難解，甚且不能快時下解。

人身上血脈的效用，甚為偉大，例如手之能握，足之能步，皆惟其悠然過常，要是此項血脈，或彼項血脈，有一些些的不便，牽一髮者動其全身，常看見一病病人，有眼戴鼻爛口糜瘡情狀，眼的血脈是通乳頭的當中，所以乳房癢的，其眼必定赤，鼻的血脈是貫通於人之前陰，和密上痔瘡，其人鼻頭偉大者，其前陰亦必偉大，而花柳病之楊梅結核，俗語所謂開天窗，亦開於此，口的部位，貫於前陰左右，同是急脈，所以應證的領域，以致必跟癢者，必定要鼻癢，喉頭病，必喉痛，關了痔，跨間有核，以上種種，皆其應證的反應。

人體要明白脈理，必須要於聯絡感感，從容於解剖學，得其所究。

可以簡單說明，就右手的脈從胸中來，是肺脈，從頭背以及於腹，兩會於臍，「命門支於喉。」
是脈上向脈，是左脈（膀胱）的總系。凡其劣根性及其智慧，全在尿酸是否通暢排泄，不使關節凝滯，（太極系和經上云云）而脚跟地位又是腎的分流，人之初生，先有二腎，所以謂理血而通全流，膀胱小腸均歸命於腎的總系，所以欲使百病不生，務使於尿酸能依時排泄，不可使之混滯在神經血脈中，風濕引邪之說，利通困頓，雖欲尿酸導通，決被擊敗，血中加增水量，其像為浮，腳浮片其感寒，肺浮所以為難，鈔有必信。

今天就講到這處，諸君倘欲投資於脈，聽此醫學上最沈悶少興趣的脈學，當然都是有小人，別說疑心我談及復古的這名，不妥，因為所說的，半是新時代精神，從前有人寫草字，別人認不得他寫的何項何物，據說是演說，以為流傳沒有草字，那知道其人以漢隸立骨，用草體為架勢，鄙人發於脈學的苦心，同他一般想像。

浮、沉、遲、數、滑、澀、寒、熱、諸、弱、以及比較，幾項下，以比較為最重要，就是可以區別他是發熱，或自發，得到診斷上確切的查問，譬如有人，將固封的物件，存寄，不知他是輕重，就將這手中一提，還上海名詞叫做把脈，把脈的道理，就是查問測度他究竟在何處何府，所以此項方式，決非簡單手續可給，更有那男女之間，適逢於路，偶一之遇，兩目流盼脈脈含情，甚言其不可形容，所以古人說道，脈前一件事，應當盡知，以為其可傳，不可言宜，所謂不可言宜，只可意傳，此項語調，願與物質昌明時代，人智足以勝敵萬物同種，無以語其，言入能，學於萬物而有識，

又說，萬物皆備於吾身，生有本源，智壽無涯，豈有不能運用方式，以使之貫通，而乃長使其源浸不彰哉。

鄙人所需姜昌言之三部脈法，蓋余之先世及余之本人，經過環境上種種刺激，有以感觸，不覺忘食廢寢，維版立雪，伏窺其半，最近，全因為此脈學發明，尚於無事中爲人按脈，有一友人伸手命按，久不可得，竊以爲隱術家特備蛋或皮球置液底，便脈之息感得暫時比較中止，然余固信其人，不以爲有此也。

細心再按，疑其手部之脈，或在手臂之底，而不在手掌之旁，世以反陽脈者，然亦非也，其脈蓋在掌之下，直達之上，僅以不強弱，而在肘之中心，人身生理之不同，正各如其面矣。又有一次，診某夫人，初診之，必以爲其人必不久於人世，蓋其脈二息一休也，時人必以爲代脈無疑，然其人果快然發病，健飯闊步，康壯儕於常人，診其兩手，均相若也，乃知此脈決非代脈，必有緣故，然其人語言宛轉，體態大方，莊靜淑慎，爰而有之，蓋其肺氣衰弱，肝亦條達，血行之流動，漸養乎內，是以未精神之代像，爲不足鐘耳，取其左右均調，其人蓋比多福者矣，鄙人於是知迴人身有脈網布周身者，猶靈機場之有天地線，以導逸一切，調節之以隨器，猶尋樣變器後，使其不亢不卑，人之生活，均便利於此，某夫人之脈，俾經肺與肝二家變感之後，其脈已習守小矣。

比於方剛血氣者，不可同日而語，比之衰暮衰頹者，又更別論。

人身脈之可以按者，今定其名詞，曰三部脈，內經以手足是關，分爲天地人三才，上落法天，天德地氣之齊，所以手之脈，由足之脈處來，下部法地，得天氣之助，所以足之脈，由手之脈處來，中間

有汗口入迎悉多相感，不可細測，是以足履當沉，手脈當浮亦以其升降之間，一泰否之跡也。

人們感冒風寒，或受驚嚇，因有呼吸變態相感其間，抵抗尚足者，外來刺激其過程亦非簡單可以變鏡。

比如七層樓上，墮下一物，其物墜下方向，形如半圓，蓋非風力使之，良由於風力受有地心吸力阻止，是以形成其拋物線動作。

風寒襲侵、不相得於天氣者特少，不相得於地氣者特多，故曰百病都從脚上起，仲景書上，首以太陽足跟診脈，惟此論，葉天士所以有溫邪上受，首先犯肺，蓋其論足與仲景太陽之說相為表裏，葉說猶風之拋物線原理，僅見其風，而張說猶知其墮落方向，僅見其力之在此，兩取之則全，偏取之則缺。

附有聲明者，仲景作此論，並不是但責傷於風寒，亦非謂其病始於寒水之經，其傷寒論云者，謂漢時人競尚寒食散方，以為驅餌，故其原序，首先標明，彼族中人口頗多，建安以來，死亡過半，忘驅御物，殊可悲痛也，寒食散，乃係石藥，如大舟小舟之流，唐人有草寒寒食散，見巢元方病原論，魏經亦列有傷寒有五，傷寒其一之條，謂傷於寒食散而發生之病，則有五項云云，而傷寒乃其一種，可見當時對於寒食散方，不下於近代好服鴉片白麵之徒。

脈與血脈，既如電流，因導線而通達，所以脈的虛常，名曰如經，其變態則曰逆經，（倒經不能解）甚且有隨其經而瘀熱停留其中者。

於此為觀，則逆經之血行，所以造成懸高支決，神經歪邪，神經歪邪之後，臟腑亦形成其偏傾爭軋

，隨府偏傾爭軋，其病患如胃瀉下降，（胃胸痛）小腹脫位，（疝氣）諸病均是。

所以三部脈學，所需要的比較方式，乃可查獲其病所標的，是確然一報可認之事。

假使說其神經阻止許久，貧於此者必充於彼，肥瘠不調，上下絕絕，其病危矣，所謂絕經云者，即不能承受感應器式之肝腎心三者重要臟器的約束。故瀉無向，人之帶死，除氣口入迎先沈寂外，足部之脈，須在二十四小時後，方告終止。

這一天我到院尋湯走，我發問詢，蓋入國問禁，入世問俗，是應當的，我以爲西英美跳離，歐要有一，乃拖曳博，（亦作推）是時，余既拖又撐，備具菜柄，蓋拖曰拖黃包車，撐曰撐木排，拖空博矣，讓之若何，原理上拖之撐之，即醫療用湯液者，亦惟此。

何以謂之曰比較，肘與肩比，非惟比氣口，並當比入迎，關與肘比，非惟比氣口，並當比入迎也。比之者，比其寒熱，比其滑澀，比其浮沈，比其遲數，我於比而得之，諸君其注意焉。

比如遲而寒者，以及滑者，比內勞無疑，決死，謂遲曰結核，無藥可醫。

數而熱者，以及滑者，比內勞無疑，決死，謂遲曰結核，無藥可醫。

數而熱者，以及滑者，比化膿無疑，膿去即解，然有當別其諸病。

寒必謂結核。

熱必謂化膿。

如以爲寒而數，此虛症，瀉，又甚也。

熱而數，此實症，滑，無妨也。

以此類推，可辨吉凶。

淨爲風引。(邪)

沈爲血蓄。(毒)

厥是中樞充血，末梢貧血。

喘是末梢充血，中樞貧血。

又際之以網絡部位，吾知必有明人，未可以厚沒其非也。

例如仲景書上，下難脈浮弱，喘病，(此惡應也)脈遲，尚未可攻，(此自發也)

脈伏常用附子。

脈大常用白朮。

脈數常用枳實。

脈遲常用溫經。

總之遲總有一部虛，數總有一部實，虛實明瞭，可與際於世矣。

但是一個入受寒受熱，脈亦變動，受風寒者，尿必多泄，受風熱者，尿均渙發爲汗，治療方法上

汗與尿此宜注意也。

所以寒而數者，此化膿而成也，膿成則死。

所以熱而數者，此化膿而實也。膿成則愈。

寒熱遲數，此宜明辨，以此類推。

所以需要三處比較者，在有緣故，其故何法，謂三部脈者，肺胃脾（脈腕）是矣，三者，水質兩項等量，（血分是水）其人乃量其尾，靈驗其手，可與言立也，獨其三者不能等量，則重心失宜，勢必惛然厥矣，即病也。

一、脈之原理可以查其病所，不能查其原病性，蓋原病性，或因乎先天，或因乎後天，或爲乎花柳，或爲乎飲食不節，或由于起居不慎，或由于疫厲相加，天時人事之間，非醫者之所能知，尤當聲明者矣。

鄙人於此三日之內，說話頗多，自愧人微言陋，不足取重當代，然心雄萬夫，辯釋邈大雄而有愧諸公慷慨指教，執法非淺，倘以爲尙有價值，堪作探討之本，互爲訂正，亦惟常于指教，共策斯愈，幸甚幸甚。

三部脈學蘇州演講詞

張心源講
張子英記

子英按，姊若心源於一月三十一日遊蘇州之便，將發明之三部脈學，公開演講，英適冠其會，在蘇與吳縣醫界同人聚首一堂，共聆演講詞，計聽講者數十人，頗爲動容，歸不注意研究云。（以下演講詞）

心源此次返蘇，承諸君延邀，僑居鄙人演說三部脈學，珍項醫學，雖係鄙人發明，實爲恢復漢代精神，石塵番着，皆係上智，善智識，一旦有緣，同敘一堂，不覺心源深致感激，並爲國醫前途。

幸，今日是兩管紛飛，諸君不遠數里而來，更使鄙人深抱不安，以此次宣揚的約有七端。

(一)三部脈學的部位 近代人所習尚者，是六部脈法，所謂六部脈法者，乃係兩手分寸關尺，遞續脈法，是唐朝初年，高陽生甄權所發明的，但是人身血行，決不是一處便可想像，章太炎先生說過，雖同一九管，頭脚手三部，亦互有錯異，或乃一處病劇，則一處獨應，此固非古人虛說，近世醫師人人皆能驗而得之，所以六部脈，在科學的原理上，只得到人身的一部分，並不能得到人身全體的理想，我現在所講的三部脈，是張仲景書上得到的學理，並經實驗，是以頸部手部足部三部比較以測其病況的所在地。

(二)三部脈學的價值 這說定因為三部比擬，得到病況所在地，而復加以認識，雖其病在隱蔽處，決有方法可以測度，不必待愛克司光打診板等物料，然後可以檢查，這就是國醫醫斷上負有測候價值的特點。

(三)三部脈學的研究 我並不是好爲自吾作古，因為我在此本土，應將超特的本能和技術，略有所貢獻，庶不負我當初學習國醫的初衷，尤其是我祖吾父，他們對於脈學上的懷疑，以及得到社會間的敬誦，並吾父小陶公，尤於脈學有深刻的研究，不能說盲目視後人發揚脈學的時期，以致發志物古，這是我抱恨終天的一件事，將來先父遺著脈行中，可以看見一斑，我所以刻不容緩，矢志努力於此脈學，以致廢食廢寢，連自己原有診病的生計，亦移交他人，專門研究此項學術，正爲承繼父志，區區苦心，然而其愚不可及矣。

(四)脈學的懷疑者，脈學的懷疑者，在前世如褚思齋滑伯仁李時珍輩，不下數十家，徒有議

論，沒有想出辦法來改革。近代傅鐵樞氏，他以為有一體病症、由醫生按脈，甲以為滑，乙以為數，各以愈會想像，所以毫無一定標準，章太炎氏亦曾說過，診脈本有詳略之法，寒間所謂三部九候，仲景所謂澀澀入迎寸口，有時兼及少陽少陰，均是詳法，略而取之，專診寸口，八十一難及脈經之說是也，于此可知案問仲景書中，亦須兼診三部，心源誠從此項，則可以發揮。

(五)脈與人身之關係，諸君既讀成醫寶言一書，知道中醫寶書所謂陰陽長短之說，謂陽脈長於陰脈，並可得書本爲之佐證，例如

太陽常多血少氣，少陽常少血多氣，

陽明常多氣多血，少陰常少氣少血，

厥陰常多血少氣，太陰常多氣少血，

手之三陽 從胸走手

足之三陽 從頭走足

手之三陰 從手走胸

足之三陰 從足走腹

並言脈之順逆

是知中樞神經，所全在於末梢神經者

胸中病 手足所持

腹中病 手足所持

(六)仲景脈法，不可不讀也。脈經當以汗脈，之寸口，下之他處，脈起脈數，此當別

滯，浮過而以汗之，此爲逆，必爲除中，脈數則宜下之，浮爲在表，沈爲在裏，遲爲血不足，數爲氣有餘。

所以氣口與入迎，爲呼吸系營養系關鍵，兩者相等其勢，則無病，反是，一有偏勝，卽病也，所以脈遲爲汗出不徹，甚且爲煩燥，脈數爲疹滿在裏，甚且爲壅脹，脈浮尙未可下，脈沈決不可汗，浮而下之爲痞胸，沈而汗之爲疝腹。

(七)內經脈學 稱內經脈學者，卽根據於內經之上第一說稱關格，關則不得小便，格則不得食，何謂也。

氣口比大於入迎名曰格。

氣口比小於入迎名曰關。

以此爲例，所以脈肩與肘口相比，有如下述。

肘口比脈肩盛名曰覆，覆則發熱。

肘口比脈肩衰名曰溢，溢則惡寒。

今日所講者，悉係大法，至於分條分目，余得有暇日，決可爲諸君歷言以前所列，如諸君能共同研究，匡我不逮，則國醫前途，光復可計日而待也，再會。

中國三部脈法敘義

姚心源

人類之生存在世界上者，繫乎動，其動力則在乎熱，熱的發展，依於血行，血行則由其經於脈系，所以中國醫學診斷，凡病理探索，症候依據，治療方式，均惟按脈爲法則，脈法的發明始於素女，傳於黃帝，盛於秦漢，（越人以脈學名家著）當時脈法係手足頭三部，測度全身生理變態，苟三部中有一部特殊，卽可以知道其血行在那一臟那一府，受其阻礙，（因爲人身血行是有統系的，因統系，卽可知道他的生理規定的分滯領域，在領域的區處，就知道他從那一地方感應。）

後來因爲男女禮教防守，唐有甄權，宋有張元素，屢經改革，乃尚手腕一部診脈，脈法于是乎不究善矣。

以手腕一部而欲明全身生理變態，勢乎其難，蓋亦不可能也，以致許多老先生自名脈理高明，終日埋頭愈二十七脈，七表八裏九道的術語，下結底一些沒有心得，就是師弟相承父子所傳，一味屬於自欺欺人的神祕。

所以吾主張的三部脈法，就是在手足頭三部上測度全身變態，分別他血行的充多或貧少，（浮沈）呼吸的急促或迂滯，（遲數）皮膚的潤燥或堅粗，（滑澀）因爲他領域的感應區別，出常人自然的生理比較到顯有不同的焦點，這就是三部脈法的立場，同時診脈者在一定的部位項下，應知道診手在手險，趾足在足陽，頸脈則曰半表半裏。

經過吾長時間讀書，參悟在內經傷寒論中，以及得到相當診脈的實驗，覺得該項診脈方式，比較唐宋以來專診手腕一區地的習慣，對於診斷功效，不無較勝處。

並且經過三部比較，而後知道的浮沉遲數滑澀，顯有肯定的標準認識，卽非醫生亦可親自判別，

不做從前二十七脈，但憑醫者意識想像，人亦莫能而毫無標準也。

文化的演進，愈益愈深，此項方式，確係發掘寶藏所得，余適際其過，因將引證各書，用交換式觀點，取謂這其使用，追古證今厲，容有未遺，雖曾自消處，容有本周，頗與現世實行之單診手腕脈多數出入，世之好學者，志意改良醫術，遂策其力，加以研究，予以批評。

余義歸之，其遺爲世用，願借以他眼，允將舊所聞脾胃三焦之病理，變質染色之藥理，視醫力所及，俟其趨之若鶩之，然而同仁勉旃。

至於診病之疾，已有張君子英君其昌。將三部脈法在中開業矣。

素問脈學鳥瞰

古越張子英選述

黃帝問曰，診法如何。岐伯對曰，診法當以平旦，陰氣未動，陽氣未散，飲食未進，經脈未盛，絡脈調勻，氣血未亂，故乃可診有過之脈。

切脈動靜而視精明，察五色，觀五臟，有餘不足，六府強弱，形之盛衰，以此參伍，決死生之分，夫脈者，血之府也，長則氣治，短則氣病，數則煩心，大則病進，上盛則氣高，下盛則氣脹，代則氣衰，細則氣少，澀則心痛，澀澀草至如湧泉，病進而色碎，綿綿其去如弦絕死。

心脈搏堅而長，當病舌乾不語，其要而靜者，當消泥自己。

肺脈博擊而長，當病唾血，其要而數者，當病澀汗，至令不復散發也。

汗脈搏堅而長，色不青，當病墜若搏，因血在脅下，令人喘逆，其要而散色澤者，當病溢飲，溢飲者，渴暴多飲，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。

胃脈搏堅而長，其色赤，當病折壽，其要而散者，當病食痺。

脾脈搏堅而長，其色黃，當病少瘖，其要而散色不澤者，當病足蠱腫，若水試也。

腎脈搏堅而長，其色青而赤者，當病折腰，其要而散者，當病少血，至今不復也。

帝曰，診得心脈而急，此爲何病，病形何如，岐伯曰，病名心疝，少腹當有形也。帝曰，何以言之，岐伯曰，心爲牡臟，小腸爲之使，故曰少腹當有形也。

帝曰，診得胃脈病形何如，岐伯曰，胃脈當則脹，過則泄。

帝曰，有故病，五臟發動，因傷顏色，各何理，知其久暴至之病乎，岐伯曰，徵其脈小色不奪者，新病也，徵其脈不奪，其色奪者，此久病也，徵其脈與五色俱奪者，此久病也，徵其脈與五色俱不奪者，新病也。

獨大者，陰不足，陽有餘，爲熱中也，寒疾去徐，上實下虛，爲厥癰疾，寒徐去疾，上虛下實，爲惡風也，故中惡風者，陽氣受也。

有脈俱沉細數者，陰虛也，沉細數數者，寒熱也，浮而數者，爲弱也。

諸浮不隱者皆在陽，則爲熱，其有躁者在手，諸細而沉者皆在陰，則爲骨痛，其有澀者在手。

數動一代者，病在陽之脈也，澀及便膿血。

諸過者切之，滑者陽氣有餘也，滑者陰氣有餘也，陽氣有餘，爲身熱無汗，陰氣有餘，爲多汗。

寒，陰陽有餘，則無汗而寒。

按之至骨脈氣少者，腰背痛，而身有寒也。

人一呼脈再動，一吸脈亦再動，呼吸定息，脈五動，閔以太柔，命曰平人，平人者不病也，當以不病調病人，醫不病，故爲病人平息以調之爲法。

人一呼脈一動，一吸脈一動，曰少氣。

人一呼脈三動，一吸脈三動而躁，尺熱曰病溫，尺不熱脈滑，曰病風，脈澀曰痺。

人一呼吸四動以上，曰死躁，絕不至曰死，午時卒數曰死，平人之常氣聚于胃，胃者平人之常氣也，人無胃氣曰逆，逆者死。

附之大絡，名曰虛里，貫兩絡肺，出於左乳下，其動應衣，脈來氣也，盛喘數絕者，則病在中結，而橫有積矣，絕不至曰死，乳之下其動應衣，宗氣泄也。

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，寸口之脈，中手短者，曰頭痛，寸口脈中手長者，曰足脛痛，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，曰肩背痛，寸口脈沉而堅者，曰病在中，寸口脈浮而盛者，曰病在外，寸口脈沉而弱，曰寒熱，及疝瘕，少腹痛，寸口脈沉而橫，曰脇下有積，腹中有橫積痛，寸口脈沉而喘，曰寒熱。

脈盛滑堅者，曰病在外，脈小曾而堅者，曰病在內，脈小弱以澀，謂之久病，脈滑浮而疾者，謂之新病，脈急曰疝瘕，少腹痛，脈滑曰風，脈澀曰瘵，緩而滑曰熱中，盛而緊曰脹。

脈從陰陽，病是已，脈逆陰陽，病是已，脈得四時之順，曰病無他變，脈反四時，反不間臟，曰絕已。

臂多青脈，曰脫血，尺脈絕澹，謂之解體，安臥脈盛，謂之脫血，尺澹脈滑，謂之多汗，尺寒脈細，謂之後泄，脈尺澹常熱者，謂之熱中。

頸脈動喘疾咳，曰水，目內微腫如臥蠶起之狀，曰水，溺黃赤安臥者，黃疸，凡食如飢者，胃虛，面皯曰風，足胫腫曰水，目黃者，曰黃疸，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，妊子也。

脈有逆從四時，未有微形，春夏而脈微，秋冬而脈浮大，命曰逆四時也。

風熱而脈靜，泄而脫血，脈實病在中，脈虛病在外，脈澹堅者，皆難治，命曰反四時也。

黃帝問曰，春脈如弦，何如而弦，岐伯對曰，春脈者肝也，東方木也，萬物之所以始生也，故其氣來，奘弱輕虛而滑，端直而長，故曰弦，反此者病，帝曰，何爲而反，岐伯曰，其氣來實而強，此謂太過，病在外，其氣來不實而微，此謂不及，病在中，帝曰，春脈太過與不及，其病皆何如，岐伯曰，太過則令人善忘，忽忽眩冒而顛疾，其不及，則令人胸痛引背，下則兩脚麻痺。

帝曰善，夏脈如鉤，何如而鉤，岐伯曰，夏脈者心也，南方火也，萬物之所以盛長也，故其氣來盛去衰，故曰鉤，反此者病，帝曰，鉤如而反，岐伯曰，其氣來盛去亦盛，此謂太過，病在外，其氣來不盛，去反盛，此謂不及，病在中，帝曰，夏脈太過與不及，其病皆何如，岐伯曰，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，爲浸淫，其不及，則令人煩心，上見咳唾，下爲氣泄。

帝曰善，秋脈如浮，何如而浮，岐伯曰，秋脈者肺也，西方金也，萬物之所以收成也，故其氣來輕虛以浮，來急去散，故曰浮，反此者病，帝曰，何如而反，岐伯曰，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旁虛，此謂太過，病在外，其氣來毛而微，此謂不及，病在中，帝曰，秋脈太過與不及，其病皆何如，岐伯曰

，太過則令人逆氣，而胃脘熾然。其不及，則令人噦，呼吸少氣而咳，上氣見血，下聞病音。

帝曰善，冬脈如營，何如而營？岐伯曰，冬脈者腎也，北方水也，萬物之所以合藏也，故其氣來沉以搏，故曰營。反此者病。帝曰，何如而反？岐伯曰，其氣來如彈石者，此謂太過，病在外，其去如數者，此謂不及。病在中。帝曰，冬脈太過與不及，其病皆何如？岐伯曰，太過則令人解體，骨脈痛而少氣不徵言，其不及，則令人心恐而病僂，夢中清，空心痛，少腹痛，小便變，帝曰善。

帝曰，夫子言脾爲孤臟，中央生剽澁四旁，其太過與不及，其病皆何如？岐伯曰，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，其不及，則令人丸聚不流，名曰重。

所謂逆四時者，春得肺脈，夏得腎脈，秋得心脈，冬得脾脈，其至皆懸絕沈澀者，命曰逆四時，未有離形，於春夏而脈沉澀，秋冬而脈浮大，名曰逆四時也。

病熱脈靜，泄而脈大，脫血而脈實，病在中，脈實堅，病在外，脈不實堅者，皆難治。

黃帝曰，余聞虛實以決死生，願聞其情。岐伯曰，五實死，五虛死，帝曰，願聞五實五虛，岐伯曰，脈盛，皮熱，腹脹，前後不澀，屬實。此謂五實，脈細，皮寒，氣少。泄利前後，飲食不入，此謂五虛，帝曰。其時有生者何也。岐伯曰，髮明入胃，泄注止，兩虛者活，身汗，得後利。則實者活，此其候也。

夫脈之大小滑澀浮沉，可以指別，五臟之象，可以類推，五臟相音，可以意識，五色徵診，可以目察。能合色脈，可以萬全，赤脈之至也，喘而堅，診曰有積氣在中，時害於食，名曰心痺，得之外疾，思慮而心虛，故邪從之，白脈之至也，喘而浮，上虛下實，有積氣在胸中，喘而虛，名曰肺痿寒

熱，得之醉而飲內也。背厥之至也，長而左右彈，有積氣在心下支脈，名曰野擊，得之寒濕，與痲目法，腰痛足痛，頸痛，黃脈之至也，大而虛，有積氣在腹中，有厥氣，名曰厥筋，女子則法，得之疾使，得之疾使，四肢汗出黃黑，黑脈之至也，上膈而大，有積氣在小腹與陰，名曰胃痺，得之沐浴滑水而臥。

帝曰，氣口何以別爲五臟主。岐伯曰，胃者水穀之海，六腑之大源也，五味入口，藏於胃，以養五臟氣，氣口亦六腑之氣，以養五臟之氣味，皆出於胃，是見於氣口，故五臟入氣，歸於心口，心脈有病，而氣口之不利也。

陰搏陽別，謂之女子，陰虛者，陽勝死，陽加於陰，謂之汗，陰虛陽搏，謂之崩。

三陰俱搏：二十日不半死，二陰俱搏，十三日不半死，一陰俱搏，十日死，三陽俱搏且鼓，三日死，三陰三陽俱搏，心滿，復發者，不得隱曲，五日死，二陽俱搏，其病溫死不治，不遇十日死。

善診者，察色按脈，先別陰陽，審清濁，別虛實，視喘息，聽音聲，而後所苦，別微甚，規知而病所生，按尺寸，觀浮沉滑澀，而別病所生也。凡診脈，則求其本。

故入迎一盛，病在少陽，二盛病在太陽，三盛病在陽明，四盛以上者，倍陽，寸口一盛，病在厥陰，二盛病在少陰，三盛病在太陰，四盛以上者，倍陰。大迎與寸口長盛四倍以上者，謂之脈，氣不能觸於天地之精氣，則死矣。

帝曰，何謂三部，岐伯曰，有下部，有中部，有上部，部各有三候，三候者，有天氣有地有人也，必指而導之，乃以爲眞，上部天，兩額之動脈，上部地，兩頰之動脈，上部人，耳前之動脈，中部天

，手太陽也，中部地，手陽明也，中部人，手少陰也，下部天，足厥陰也，下部地，足少陰也，下部人，足太陽也，故下部之天以候肝，地以候腎，人以候脾胃之氣，帝曰，中部之候奈何，岐伯曰，亦有天，亦有地，亦有人，天以候肺，地以候膻中之氣，人以候心，帝曰，上部以何候之，岐伯曰，亦有天，亦有地，亦有人，天以候頭角之氣，地以候口齒之氣，人以候耳目之氣。

帝曰，診死生奈何，岐伯曰，形盛脈細，少氣不足以息者危，形瘦脈大，胸中多氣者死，形氣相得者生，參伍不調者病，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，上下左右之脈，相應如參者病甚，上下左右相失，不可數者死，中部之候雖獨調，與衆竊相失者死，中部之候相減者死，目內陷者死。

帝曰，何以知病之所在，岐伯曰，察九候獨小者病，獨大者病，獨疾者病，獨遲者病，獨熱者病，獨寒者病，獨陷下者病，以左手于足上去踝五寸按之，庶右手于足當踝而彈之，其應過五寸以上，蠲蠲然者不病，其應疾，中手渾渾然者病，中手徐徐然者病，其應上不能至五寸，彈之不應者死，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，中部乍疎乍數者死，其脈代而鉤者，病在絡脈，九候之相應也，上下若一，不得相失，二候後則病，三候後則病甚，三候後則病危，所謂後者不俱應也，察其府臟，以知死生之期，必先知經脈，然後知病脈。

帝曰，冬陰夏陽奈何，岐伯曰，九候之脈，皆沉細懸絕者，爲陰主冬，故以夜半死，盛燥喘數者，爲陽主夏，故以日中死，是故寒熱病者，以平旦死，熱中及熱病者，以日中死，病風者，以日夕死，病水者，以夜半死，其脈乍疎乍數，乍遲乍疾者，日乘四季死。

形肉已脫，九候雖調猶死，七診雖見，九候皆從者，亦不死，所言不死者，風氣之病，及經月之病

似七診之病而非也，故言不死，若有七診之病，其診候亦敗者，死矣，必發墮噎。

必審問其所始病，與今之所方病，而後各切循其脈，視其經絡浮沉，以上下逆從循之，其脈疾者不病，其脈遲者病，脈不往來者死，皮膚著者死。

診脈之道，謁人勇怯，骨肉皮膚，能知其情，以爲診法也。

太陽獨至，脈喘虛氣逆，是陰不足陽有餘也，表裏常俱瀉，取之下俞，陽明獨至，是陽氣重并也，當瀉陽經陰，取之下俞，少陽獨至，是風氣也，瀉前卒大，取之下俞，少陽獨至者，一陽之過也，太陽獨至者，用心省真，五脈氣少，胃氣不平，三陰也，宜治其下俞，補陽瀉陰，二陰獨至，少陰厥也，陽并於上，四脈皆張，氣歸於腎，宜治其經絡，瀉陽補陰，夫邪之入於脈也，寒則血澀泣，若則氣渾澤，虛邪因而入客，亦如經水之得風也，經之動脈，其至也，亦時離起，其行於脈中循循然，其至寸口中手也，時大時小，大則邪至，小則平，其行無常處，在陰與陽不可爲度，從而察之，三部九候，卒然逢之，晨過其路。

岐伯曰，經絡皆實，尺寸脈急而尺緩也，皆當治之，故曰滑則從，澀則逆也。

帝曰，何謂文虛，岐伯曰，脈氣上虛尺虛，是謂重虛，帝曰，何以治之，岐伯曰，所謂氣虛者，言逆氣也，尺虛者，行步惟艱，脈虛者不象陰也，如此者滑則生，澀則死也。

帝曰，寒氣暴上，脈滿而實，何如，岐伯曰，實而滑則生，實而澀則死。

帝曰，脈實滿，手足寒，頭暈，何如，岐伯曰，春秋則生，冬夏則死。

脈浮而弱，澀而身有羸者死。

脈沉則死。帝曰：脈沉而死者，其脈沉而死者，脈急大者，尺澀而不應也，邪在骨，故從則生，

帝曰：脈沉而死者，其脈沉而死者，脈急大者，尺澀而不應也，邪在骨，故從則生，

陰名，脈何如，岐伯曰：喘喘汗息若，脈實大也，緩則生，急則死。

帝曰：脈澀而血何如，岐伯曰：身熱則死，寒則生，帝曰：脈澀而白沫何如，岐伯曰：脈沉則生，

脈浮則死。帝曰：脈澀而腰血何如，岐伯曰：脈懸絕則死，滑大則生，帝曰：脈澀之屬，身不熱，脈

不懸絕，何如，岐伯曰：滑大者曰生，懸絕者曰死

帝曰：癩疾何如，岐伯曰：脈搏大滑，久自己，脈小堅急，死不治，帝曰：癩疾之脈，虛實何如

，岐伯曰：虛則治，實者死。

帝曰：消瘳瘡實何如，岐伯曰：脈實大，病久可治，脈懸小堅，病久不可治。

實者陽交，交者死也，帝曰：願聞其說，岐伯曰：人以汗出者，皆生於穀，穀生於精，今邪氣交爭

於骨肉而得汗者，是邪却而得勝也，精勝則常能食，而不復熱，復熱者邪氣也，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

而復熱者，是邪勝也，不能食者，精無神也，病重而汗者，其毒可立而傾也，且夫熱論曰：汗出而脈

尚躁盛者死，今脈不與汗相應，此不聚其精也，其死明矣，狂言者是失志，失志者死。

瘧脈滿大急，刺背俞，用中鍼，參五法俞，各一，適肥瘦，出其血也。瘧脈小實急，灸腰少陰，

刺指井，瘧脈緩大虛，便宜用藥，不宜用鍼，諸瘧而脈不見，刺十指間出血，血去必已，先視身之赤

如小豆者，盡取之。

帝曰：何以知候乎？且生也，岐伯曰：身有病而無邪脈也。

帝曰：病然則春所有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病熱者陽脈也，以三陽之動也，入迎一盛，少陽二盛，太陽三盛，陽明大盛也。夫陽入於陰，故病者謂與虛，乃脈張而頭痛也。帝曰：善。

黃帝問曰：人病胃氣虛者，診當如何？岐伯曰：診其胃當候胃，脈其脈當沉細，沉細者氣逆，逆者入通於腦，其盛則結，入通於胃則逆，逆而盛，則氣逆於胃口而逆行，故胃腕爲逆也。

帝曰：人之不寐，是謂何病？岐伯曰：腎虛則不寐，心虛則不寐，脾虛則不寐，肝虛則不寐，肺虛則不寐，此五臟之虛也。腎虛則不寐，心虛則不寐，脾虛則不寐，肝虛則不寐，肺虛則不寐，此五臟之虛也。

帝曰：人病腹中痛，是謂何病？岐伯曰：冬診之，右脈關常沉，此當腹中痛。春診右脈，右動而時，左在當主病在腎，左關弦也。當腰痛也。帝曰：何以知之？岐伯曰：人陰脈當沉而時，今浮而弦，腎爲之病，故腎氣腰痛之病也。

帝曰：人病尺脈澀者，筋急而短，此爲何病？岐伯曰：尺脈澀者，筋急而短，是人腹中痛，白而黑色見，則病甚。

帝曰：有癢者，一日數之，此爲何病？岐伯曰：癢者，身熱而燥，頭腰相格，入迎躁盛，喘急氣逆，此有癢也。太陽脈微細而澀者，此不足也，其病在空，名爲何病？岐伯曰：病在太陽，其虛在空，頭在補，病在空。

帝曰：有病脈細如蠶者，切其脈大緊，身無痛者，形不逆，不罷食，食少，名爲何病？岐伯曰：

，病生在腎，名爲腎風，腎風而不能食，善驚，驚已心氣痿者死，帝曰善。

肝滿、腎滿、肺滿、皆實、卽爲脹。

肺之雍，喘而四肢滿，肝雍，兩肢滿，臥則驚，不得小便，腎雍，腳下至少腹滿，經有大小，辟
齒大脫，易偏枯。

心脈滿大，稠密筋掣，肝脈小急，稠密筋掣。

肝脈驚暴，有所驚駭，脈不至。若瘖，不治自己。

腎脈小急，肝脈小急，心脈小急，不鼓皆爲癆。

腎脈并沉，爲石水，并浮爲風水，并虛爲死，并小弦爲驚。

腎脈大急沉，肝脈大急沉，皆爲疝。

心脈搏滑急，爲心疝，肺脈沉搏，爲肺疝。

三陽急爲癰，三陰急爲疝。

二陰急爲癰，二陽急爲瘰。

脾脈外鼓沉，爲腸辟，久自己，肝脈小緩，爲腸辟。易治，腎脈小搏沉，爲腸辟下血，血溢身熱
等死，心肝腸辟，步下血，二臟同病者，可治，其脈沉小搏爲腸辟，其身熱者死，熱見七日死。

胃脈沉鼓積，胃外鼓大，心脈小緊急，皆爲偏枯，男子發左，女子發右，不瘖舌硬可治，三十日

起，其從者瘖，三歲起，年不滿二十者，三歲死。

脈至而搏，血脈身熱者死，脈來懸鉤浮，爲帶瘕。

脈至如喘，名曰暴厥，暴厥者，不知與人言，脈至如數，使人暴驚，三四日自己。

脈至浮合，浮合如數，一息十至以上，是經氣予不足也，微見九十日死。

脈至如火薪然，是心精之予奪也，草乾而死，脈至如散葉，是肝氣予虛也。木葉落而死，脈至如芤者，芤者者，脈寒而鼓，是腎氣予不足也，棗華而死。

脈至如丸泥，是胃精予不足也，榆莢落而死，脈至如喘格，是胆氣予不足也，禾熟而死。

脈至如弦纒，髓精予不足也，疇善膏，下霜而死，不言可治。

脈至如交漆，交漆者，左右旁至也，微見三十日死。

脈至如湧泉，浮鼓肌中，太陽氣予之不足也，少氣，味菲英而死。

脈至如頽土之狀，按之不得，是肌氣予不足也。五色先見黑白，蠱發死。

脈至如懸雍，懸雍者，浮揣切之益大，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，水凝而死。

脈至如偃刀，偃刀者，浮之小急，按之堅大急，五臟菀熱，寒熱獨并於腎也，如此其人不得坐，立脊而死。

脈至如丸滑，不直手，不直手者，按之不可得也，是太陽氣予不足也，粟葉生而死，脈至如華者，令人善恐，不欲坐臥，行立眩暈，是小腸氣予不足也，季秋而死。

脈實血實，脈虛血虛，此其常也，反此者病，脈小血多者，飲中熱也，脈大血少者，脈有風氣，水澀不入也。

靈樞脈學鳥瞰

古越張子英選述

黃帝問於岐伯曰，五臟之所生，變化之病形何如，岐伯曰，先定其五色五脈之應，其病乃可治也，黃帝曰，色脈已定，別之奈何，岐伯曰，調其脈之緩急大小滑澀，而病變定矣，黃帝曰，調之奈何，岐伯答曰，脈急者，尺之皮膚亦急，脈緩者，尺之皮膚亦緩，脈小者，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，脈大者，尺之皮膚亦實而起，脈滑者，尺之皮膚亦滑，脈澀者，尺之皮膚亦澀，凡此變者，有微有甚，故善調尺者，不待於寸，善調脈者，不待於色，能參合而行之者，可以爲上工，上工十全九。

黃帝曰，請問脈之緩急大小滑澀之病形何如，岐伯曰，臣請言五臟之病變也，心脈急甚者，爲驚悸，微甚爲心痛引背，食不下，緩甚爲怔笑，微緩爲伏梁，在心下上下行，時唾血，大甚爲喉疳，微大爲心痺引背，善淚出，小甚爲疔蠱，微小爲消痺，滑甚爲善渴，微滑爲心疝，引臍，小腹鳴，滑甚爲瘕，微滑爲血澀，狂疾，耳鳴，微疾，時脈急甚，爲癰疾，微急爲肺寒熱，忘情，咳唾血，引腰背，引臍，微急爲多汗，微澀爲痿痺，傷風，頭以下汗也不可止，大甚爲腫，微大爲肺痺，引臍，微澀爲風，微甚爲泄，微小爲消痺，滑甚爲息積上氣，微滑爲上下出血，滑甚爲嘔血，微澀爲風，微澀爲脈之風，下不勝其上，其風爲脫矣。

肝脈急者，目赤黃，微急爲肥氣在脅下，若覆杯，緩甚爲善嘔，微緩爲上膈痺也，大甚爲內癰，善渴，微大爲疔瘕，微澀，微引小腹，小甚爲多飲，微小爲消痺，滑甚爲腹脹，微滑爲驚悸，滑甚爲泄，微澀爲風，微澀爲脈之風。

勝形則夭，黃帝曰：何謂形之緩急，伯高答曰：形充而皮膚緩者則壽，形充而皮膚急者則夭，形充而淵堅大者頤也，形充而脈小以弱者，氣衰，衰則危也，若形充而顛不起者骨小，骨小則夭矣，形充而大，肉膈堅而骨分者，肉堅，肉堅則壽矣，形大而大，肉無分理，入擊者，肉脆，肉脆則夭矣，此天之生命，所以立形定氣，而視壽夭者，必明乎此，定形定氣，而後以臨病人，決死生，蓋帝曰：余聞壽夭無以度之，伯高答曰：壽者，高不尺其地者，才滿三十而死，若因於疾者，不及二十而死也，黃帝曰：形氣之相勝以壽夭，奈何，伯高答曰：平人而氣勝形者壽，病而形勝氣者死，形勝氣者危矣。

謹奉天道，諱言終始，終始者，經脈爲紀，持其藏以入迎，以知陰陽有餘不足，平與不平，天道畢矣，所謂平入者，不病，不病者，脈口入迎隨四時也，上下相應，而俱往來也，六經之脈，不結動也，本末之，寒溫之，相守司也，形肉血氣，必相稱也，是謂平人，少氣者，脈口入迎俱少，而不稱尺寸也，如是者，則陰陽俱不足，補陽則陰竭，瀉陰則陽脫，如是者，可將以甘藥，不可飲以辛劑，如是者，病矣，不已者，因而瀉之，則五臟氣竭矣。

入迎一盛，病在足少陽，三盛而躁，病在手少陽，入迎二盛，病在足太陽，二盛而躁，病在手太陽，入迎三盛，病在足陽明，二盛而躁，病在手陽明，入迎四盛，且大且數，名曰溢，溢陽爲外格，脈口一盛，病在足厥陰，脈口二盛，病在足少陰，二盛而躁，病在手少陰。

脈口三盛，病在足太陰，三盛而躁，病在手太陰，脈口四盛，且大且數者，名曰溢陰，溢陰爲內

關，內關不通，死不治，入迎與太陰脈口俱盛，四倍以上，命曰關格。關格者，與之短刺。

入迎一盛，瀉足少陽，而補足厥陰。二盛三補，日一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虛取之上，氣和乃止。入迎二盛，瀉足太陽，補足少陰。二瀉一補，日一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虛取之上，氣和乃止。入迎三盛，瀉足陽明，而補足太陰。二瀉一補，日二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虛取之上，氣和乃止。脈口一盛，瀉足厥陰，而補足少陽，一瀉一補，日一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虛取之上，氣和乃止。脈口二盛，瀉足少陰，而補足太陽。二補一瀉，日二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虛取之上，氣和乃止。脈口三盛，瀉足太陰，而補足陽明。二補一瀉，日二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虛取之上，氣和乃止。所以日二取之者，關明主胃。大富於穀氣，故可日二取之也。入迎與脈口俱盛，三倍以上，命曰關陽俱溢，而是不開，則也。脈閉塞，氣無所行，流滯於中，五臟內傷，如此者，因而灸之，則變易而為他病矣。

三脈動於足入指之間，必審其虛實，虛而瀉之，是謂重虛，重虛病益甚，凡刺此者，以指按之，脈動而實且疾者，疾瀉之，虛而徐者，則補之，反此者，病益甚，其動也，陽明在上，厥陰在中，少陰在下。

諸痛者，其脈皆實。

肺手太陰之脈，起於中焦，下絡大腸，還循胃口，上膈屬肺，心肺系橫出腋下，下循臍心，從少陰心主之前，下肘中，循臂內上骨下廉，入寸口，上魚，循魚際，出大指之端，其支者，從腕後，直出次指內廉，出其端。是動則病肺脹滿而喘咳，缺盆中痛，甚則交兩手脈皆，此爲驚厥。是主肺所生病者，咳，吐氣，喘，渴，煩心，胸滿，臍臂內前廉急，腋掌中熱，氣盛則泄，此皆皆痛。風吹

。其有除於胃，則身發善氣。渴而食，氣不足，則身以前皆寒。胃中寒，則脹滿。爲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。寒則留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虛不虛，以瀉取之，虛者入迎大三倍於寸口。虛者入迎反小於寸口也。

脾足太陰之脈，起於足大指之端，循指內側白肉際，過核骨後，上內踝前廉，上膈後，循脛骨後，交指厥陰之前，上膝腹內筋廉，入腹，屬脾絡胃，上膈，決咽連舌本，散舌下，其支者，復從胃別上膈，注心中。是動則病舌本強，食則嘔，胃皖痛，腹脹，善噎，得後與氣，則快然如衰，身熱皆重，是主脾所生病者，舌本痛，因不能動搖，食不下，煩心，心下急痛，滑痰泄。水閉，黃疸，不能臥，強立，股膝內腫，厥足大指不用，爲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虛不虛，以瀉取之，盛者寸口大三倍於入迎，虛者寸口反小於入迎也。

心手少陰之脈，起於心中，出屬心系，下膈絡小腸，其支者，從心系，上挾咽，繫目系，其直者，復從心系，却上肺，下出腋，循脇內後廉，行手太陰心主之後，下肘內，循臂內後廉，抵掌後銳骨之端，入掌內廉。循小指之內出其端，是動則病咽乾心痛，渴而欲飲，是爲臂厥。是主心所生病者，目黃腸痛，脇背內後廉痛，厥掌中熱痛，爲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虛不虛，以瀉取之，盛者寸口大再倍於入迎，虛者反小於入迎也。

小指手少陰之脈，起於小指之端，循手外側，上腕，出踝中，直上，循臂骨下廉，出肘內側筋之端，上循脇外後廉，出肩解繞肩胛，交肩上，入缺盆，絡心，循咽下膈，抵胃，歷小腸，其支者，復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眦，却入耳中，其支者，別頰頰，抵頰至目內眦，繫絡於頰，是動則病齒痛

假腫，不可以顯，肩似拔，鬲似折，是主液所生病者，耳聾目黃癩腫，頸項肩膊肘臂外後廉痛，爲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瀉取之，盛者入迎大脈倍於寸口，虛者，迎反小於寸口也。

膀胱是大腸之脈，起於目內眥，上額空竅，其支者，從額至耳上角，其直者，從額直絡腦，還出睛上項，循肩膊內，挾脊抵腰中，入膈絡腎，屬膀胱，其支者，從腰中下挾脊貫臂入胸中，其支者，從腰內左右別下，貫膈挾脊內，過髀樞循髀外，從後廉下合膈中，以下貫膈內出臑踝之後，循脊骨至小指外側，是動則病衝頭痛，目暈脫，項如拔，脊痛腰似折，髀不可以曲，胸中結，脇如裂，是爲蹠蹠，是三筋所生病者，痔瘻狂癩疾，頭顛項痛，目黃淚出，鼻衄，項背腰尻腦髓者，小指不用，爲非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瀉取之，盛者入迎大再倍於寸口，虛者入迎反小於寸口也。

腎是少陰之脈，起於小指之下，斜趨足心，出於然谷之下，循內踝之後，別入眼中，以上腦內，出腦外廉，上股內後廉，貫脊屬腎，絡膀胱，其直者，從腎上貫肝膈，入肺中，循喉嚨，挾舌本，其支者，從肺出絡心，注胸中，是動則精飢不欲食，面如漆柴，咳唾則有血，咽喝而喘，坐而欲起，目眩眩如雲所見，心如懸，若飢狀，氣不足，則善恐，心惕息，如人將捕之，是爲骨厥，是主腎所生病者，口燥舌乾，咽腫上氣，噎乾及痛，煩心，心痛，黃疸腸澼，脊股內後廉痛，痿厥嗜臥，足下熱而痛，皆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瀉取之，盛者寸口大再倍於入迎，虛者寸口反小於入迎也。

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，起於胸中，出屬心包，絡下膈，歷絡三焦，其支者，循臍中出脅，下腋三寸，上抵腋，循臍中，循太陰少陰之間，入肘中，下臂行兩筋之間，入掌中，循中指出其端，其支者，別掌中，循中指次指出其端，是動則病手心心熱，臂肘掣急，腋腫，甚則胸脅支滿，心中憊憊大動，面赤目黃，喜笑不休，是主肺所生病者，煩心心痛掌中熱，爲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寒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，盛者寸口大一倍於入迎，虛者寸口反小於入迎也。

三焦手少陽之脈，起於指次指之端，上出兩指之間，循手表腕，出臂臑兩骨之間，上貫肘，循臍外，上肩，循腋下，是少陽之脈，入臍中，布膈中，散絡心包，下膈而爲三焦，其支者，繞臍中上出交臂，上項繫耳，一直上出耳上角，以潤下頰至頰，其支者，從耳後入耳中，出走耳前，逆客主人，前缺頰，至目，或一逆動則病耳聾，喉痺喉痺，喉腫喉痺，是主氣所生病者，汗出，目銳眦痛，頰腫，耳重，目眩，耳鳴，耳痛，小指次指不用，爲其諸病，盛則瀉之，盛則補之，虛則灸之，熱則灸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，盛者入迎大一倍於寸口，虛者入迎反小於寸口也。

手足少陽之脈，起於目銳眦，上頰頰角，下耳後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，至肩上，却交出手少陽之脈，循臍中，布膈中，散絡心包，下膈而爲三焦，其支者，繞臍中，上出交臂，上項繫耳，一直上出耳上角，以潤下頰至頰，其支者，從耳後入耳中，出走耳前，逆客主人，前缺頰，至目，或一逆動則病耳聾，喉痺喉痺，喉腫喉痺，是主氣所生病者，汗出，目銳眦痛，頰腫，耳重，目眩，耳鳴，耳痛，小指次指不用，爲其諸病，盛則瀉之，盛則補之，虛則灸之，熱則灸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，盛者入迎大一倍於寸口，虛者入迎反小於寸口也。

端，通於手中。此三寸，心之脈也。心者，火也。火盛則心火熾，不能以歸，其神昏微有夢，鑿鑿爲澤，足界耳熱，是爲陽脈。是主骨所生病者，頭暈倒錯，目赤腫痛，飲食中腫痛，脊下痛，馬刀俠癰，汗出，發寒熱，胸脅肋脹外，至腹之背，胸前，及諸節骨痛，小指次指不用，爲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留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陰下則疾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瀉取之，盛者入迎大一倍於寸口，虛者入迎反小於寸口也。

肝足厥陰之脈，起於大指蠶毛之際，上循足脛上廉，去內踝一寸，上踝八寸，交出太陰之後，上膈內廉，循陰股入手中，循陰器，抵小腹，挾胃屬肝絡膽，上貫膈，布脅肋，循喉嚨之後，上入頑頰，連目系，上出額，與督脈會於額。其支者，從臑上頰裏，環唇內，其支者，復從肝別貫膈，上注肺，是動則病腹脹不可俯仰，丈夫癰疽，婦人少腹腫，甚則嗌乾面塵脫色，是主肝所生病者，胸滿，嘔逆，喉泄，狐疝，遺溺，閉癰，是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寒則留之，熱則疾之，陰下則疾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瀉取之，盛者寸口大一倍於入迎，虛者寸口反小於入迎也。

脈之卒然盛者，皆邪氣居之，留於本末，不動則熱，不盛則陷且空，不與衆同，是以知其何脈之動也。

觀其色，察其以，知其微甚者，視其目色，以知病之存亡也。一其形，聽其動靜者，持氣口入迎，以視脈。盛且處且滑者，病日進，脈歇者，病將下，諸經實者，病三日已，氣口候陰，入迎候陽也。

厥蹇者，厥氣上及腹，取陰陽之絡，視主病也，鴻陽稀陰是也，頸側之動脈入迎，入迎足陽明也。

在嬰筋之前。嬰筋之後，手陰陽也。名曰扶突，穴脈足太陽也。名曰天府，腋下動脈，臂太陽也。名曰天府。

厥逆爲病也，足暴清，胸將害氣，陽若浮以刀切之，煩而不飽食。脈大小如瀉，按取足少陰，取足陽明，清則補之，溫則瀉之。

熱病三日而氣口靜，入逆躁者，取之諸陽五十九刺，以泄其熱。動其汗，實其陰，以搏其不足者，身熱甚，陰陽皆靜者，勿刺也。其可刺者，急取之，不汗出而渴，所謂刺也者，有死徵也。

熱病七日八日，脈口動，喘而短者，急刺之，汗且自出，按刺手太陰間，熱於七日八日，脈微小，病者瘦血，口中乾，一日卒而死，脈沈者一日死，熱病已得汗出，而脈尚躁，喘且復熱，勿刺，喘甚者死。

熱病七日八日，脈不燥，燥不致設，後三日中有汗，三日不汗，四日死，未嘗汗者，勿刺之。熱病，已得汗，而脈尚躁盛，此陰脈之極也，死，其得汗，而脈靜者生。

熱病者，脈尚躁，而不得汗者，此陽脈之極也，死，脈盛躁，得汗靜者生。厥頭痛，頸脈痛，心悲善泣，視頭動脈反盛者，刺盡去血後，調足厥陰。

黃帝曰，脈之應於寸口，如何而脈，岐伯曰，其脈大盛以澀者，匯也。黃帝曰，何以知藏府之脈也，岐伯曰，陰爲藏，陽爲府。

黃帝曰，脈行之逆順奈何，岐伯曰，手之三陰，從臑走手，手之三陽，從手走頭，足之三陰，從足走腹，足之三陽，從足走腹。

雷公曰，額開爲正，黃帝曰，寸口主中，入迎主外，兩者相應，俱往俱來，若引繩大小齊等，春入迎微大，秋冬寸口微入，如是者，名曰平人。

入迎大一倍於寸口，病在足少陽，一倍而躁，病在手少陽，入迎二倍，病在足太陽，二倍而躁，病在手太陽，入迎三倍，病在足陽明，三倍而躁，病在手陽明，盛則爲熱，虛則爲寒，緊則爲痛痺，代則乍甚乍間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緊而取之，代則取血絡，且飲藥，陰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，名曰經刺，入迎一倍者，且大且數，名曰溢陽，溢陽爲外格，死不治，必審按其本末，察其寒熱，以驗其藏府之病，寸口大於入迎一倍，病在足厥陰，一倍而躁，病在心主，寸口二倍，病在足少陰，二倍而躁，病在手少陰，寸口三倍，病在足太陰，三倍而躁，病在手太陰，盛則脈濇寒中，食不化，虛則熱中出糜，少氣，澀色變，緊則痛痺，代則乍痛乍止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緊則先熱而後灸之，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，陰下則徒灸之，陰下者，脈血絡於中，中有着血，血寒，故宜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，名曰經刺，寸口四倍者，名曰內關，內關者，且大且數，死不治，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，以驗其藏府之病。

雷公曰，病之益甚，其方變如何，黃帝曰，外內皆在焉，切其脈口，滑小緊以沉者，病益甚，在中，入迎氣大緊以浮者，其病益甚在外，其脈口浮滑者，病日進，入迎沉而滑者，病日損，其脈口滑而沉者，病日進，在內，其入迎脈滑盛以浮者，其病日進在外，脈之浮沉，及入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，病雖已，病之在藏，沈而大者，易已，小爲逆，病在府，浮而大者，其病易已，人迎盛者出於外，脈口盛者，病於內。

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，病從外來，目有所見，志有所惡，此陽氣之并也，可變而已。

黃帝曰，諸病皆有逆順，可得聞乎？岐伯曰，腹脹身熱脈大，是一逆也，腹鳴而滿，四肢滑泄，其脈大，是二逆也，血而不止，脈大，是三逆也，咳且衄血，脫形，其脈小勁，是四逆也，或說形或熱，脈小以疾，是謂五逆也，如逆者，不過十五日而死矣。

其脈大脹，四末清，形說泄甚，是一逆也，腹脹便血，其脈大時絕，是二逆也，咳衄血，形肉脫，脈薄，是三逆也，喘血，胸膈引背，脈小而疾，是四逆也，咳喘腹脹，且衄泄，其脈絕，是五逆也，如是者，不逾一時而死矣，工不察此者而刺之，是謂逆命。

黃帝曰，何謂五逆？岐伯曰，熱病脈滑，汗已出，脈盛躁，是一逆也，病泄，脈洪大，是二逆也，菴痺不移，胸內脹，身無脈，是三逆也，淫而奪形，身熱色大然白，及後下血，血閉馬耳，是謂四逆也，寒熱瘧疾，脈弦，是謂五逆也。

黃帝曰，足之聰明，何因而助？岐伯曰，胃氣上注於肺，其悍氣上衝於者，循咽，上走空竅，循眼系，入絡腦，出頰，下客主人，循牙車，合陽明，并下入迎，此腎氣別走於陽明者也，故陰陽上下，其動也若一，後陽前陰，陰者爲逆，陰病而陰脈大者爲逆，故陰陽俱靜俱動，若引繩相傾者病。黃帝曰，持鍼欲言奈何？岐伯曰，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，皮膚之寒熱，脈之盛衰滑澀，其脈滑而盛者，病且速，脈微而澀者，病且持，大其滑者，爲瘕痺，陰陽如一者，病難治，其本末尚熱者，病尚存，其熱已衰者，其病亦云矣，持其尺，察其肉之堅脆，大小滑澀，寒溫燥濕，因視目之五色，以知五臟而決死生，視其血脈，察其色，以知其寒熱痛痺。

視人之目睛上微腫，如新臥起狀，其頸脈動，時咳，按其手足上實而不起者，風水膚脹也。

尺膚滑，其澤澤者，風也。尺肉弱者，解你安臥，脫肉者，寒熱不治。

尺膚滑而澀者，風也。尺膚澀者，風痺也。尺膚粗如枯魚之鱗者，水泆飲也。尺膚熱甚，脈盛

熱也。尺膚先寒，久文之而熱者，亦寒熱也。

尺炬然熱，入迎大者，當奪血。尺堅大，脈小甚，少氣。脈有如，立死。

身痛而色黃黃，齒垢黃，爪甲上黃，黃疸也。安臥，小便黃赤，脈小而遲者，不嗜食。

人病，其寸口之脈，與入迎之脈，小大等，及其浮沉等者，病難已也。女子手少陰，動甚者，妊子，大便赤澀，瘕泄脈小者，手足寒，難已。瘕泄脈小手足溫，泄易已也。

雷公曰，於此有人，頭痛筋攣，骨重怯然少氣，腫腹脹滿時驚不嗜臥，此何臟之發也。脈浮而弦，切之石堅，不知其解，復問所以三臟者，以知其比類也。帝曰，夫從容之謂也。夫年長，則求之於府，年少，則求之于經，年壯，則求之于臟，今子所言皆失，八風苑熱，五臟消索，傳邪稟受，夫浮而數者，是腎不足也，沉而石者，是腎氣內著也，怯然少氣者，是水道不行，形氣消索也，咳嗽煩冤者，是腎氣之逆也，一人之氣，病在一臟也，若言三臟俱行，不在法也。

雷公曰，於此有人，國支懈墮，喘咳血泄，而最診之，以爲傷肺，切脈浮大而緊，處不敢治，粗工下砭石，病愈，出血，血止身輕。此何物也。帝曰，子所能治，知邪衆多，與此病失矣，譬以鴻飛，亦中於天，夫聖人之治病，循法守度，援物比類，化之冥冥，循上及下，何必守經，今矣脈浮大虛

者，是脾氣外竅，去胃外歸陽明也，夫二火不勝三水，是以脈亂而無常也，四支懈墮，此脾精之不行也，喘咳者，是水氣并陽明也，血澀者，脈急血凝所行也，若夫以爲傷肺者，由失以狂也，不引此類，是知不明也，夫傷肺者，脾氣不守，胃氣不消，經氣不爲使，眞臟壞決，經脈旁絕，五藏漏泄，不聚則嘔，此二者不相稱也。

皮事上下，脈事因格，是以形肉氣虛死，形氣有餘，脈氣不足，死，脈氣有餘，形氣不足，生。

現代醫藥雜誌

已出八期

本雜誌中西學說兼採並蓄。化中醫爲科學醫。化國藥爲科學藥。促成醫藥自給自足。訂閱全年十二期。連郵二千元。自創刊號起。均有存書。

脈學叢書

第一集
(已三版)

本書爲姚心源先生原著。發揮脈學之僞疑。改進價值辨法等諸詞甚詳。並增入素問脈學爲噉。靈樞脈學爲噉。堪爲研究脈學之基礎讀物。蓋無仲景王叔和脈學。無不根據於靈素也。每册國幣四百元郵費加一

脈學叢書

第二集
(已再版)

本書爲姚心源先生原著脈學復百。再由張子英先生詳細評註。敘述改進脈學之詳細辦法。既復仲景之寸口入迎附陽三部脈學。又由張子英先生發明診少陰脈。對於婦女之停經或育孕。肺病之有否。淋病之斷根與否等等。均可按而決之。並增入古今傷寒論平脈增條。脈學之改進。從此解決。每冊國幣五百元郵費加一。

脈學叢書

第三集
(印刷中)

本書爲張子英先生研究脈學之結晶。以生理解剖學。及科學理論。發掘爲科學脈訣。許多病症。無須病人訴痛苦。一經讀脈學要旨。即可知其病情之大概。堪爲現代標準脈學。每冊國幣八百元郵費加一。

脈學叢書

第四集
(編輯中)

本書爲張子英先生以三部脈學診病之要案。分門別類。均爲經驗效方。並將方義脈理。詳爲解釋。爲現代最有價值之醫案。每冊國幣八百元郵費加一。



脈 學 叢 書

第 一 集

定 價 每 冊 四 百 元 寄 費 外 加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三 月 三 版

編 輯 者 姚 心 源 張 子 英

發 行 者 張 子 英

印 刷 者 文 通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 現 代 醫 藥 雜 誌 社

(貴 陽 市 和 平 路 二 十 一 號)

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

1946.

3

7735

(4)

112314

(3)



ABC
G
241.1